

都铎疑云

A MATTHEW SHARDLAKE
TUDOR MYSTERY

卷一
圣堂之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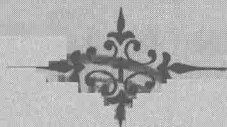
[英] C.J. 桑森 著
曹茜、王雪梅 译

DISSOLUTION

Dissolution
by C.J. Sansom

都
疑

卷一
圣堂之变



C.J. Sansom 著
曹茜玉雪梅 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Dissolution

Copyright © 2003 by C.J.Sansom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Greene & Heaton Ltd.,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2017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.,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(2015)第144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都铎疑云卷一 / C. J. 桑森著, 曹茜, 王雪梅译.

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7.6

书名原文: Dissolution (The Shardlake Series)

ISBN 978-7-229-11758-0

I. ①都… II. ①C… ②曹… ③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
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72421号

都铎疑云(卷一)

DUDUO YIYUN (JUAN YI)

[英]C. J. 桑森 著 曹茜 王雪梅 译

责任编辑: 邹禾 肖飒 方媛

装帧设计: OCEAN

责任校对: 郑小石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鹏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9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13.75 字数: 368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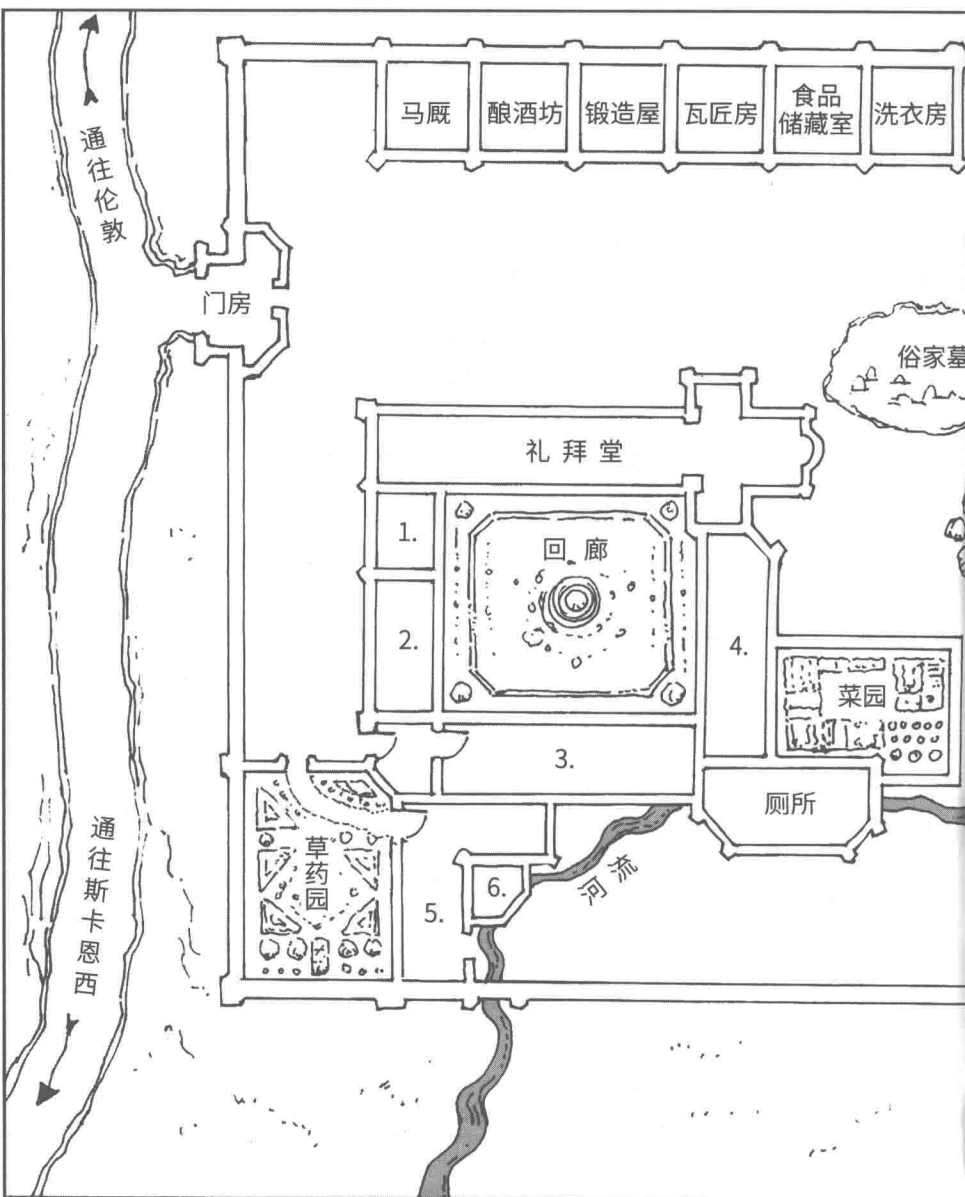
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1758-0

定价: 60.80元

如有印装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1. 图书馆

2. 账房

3. 一楼为厨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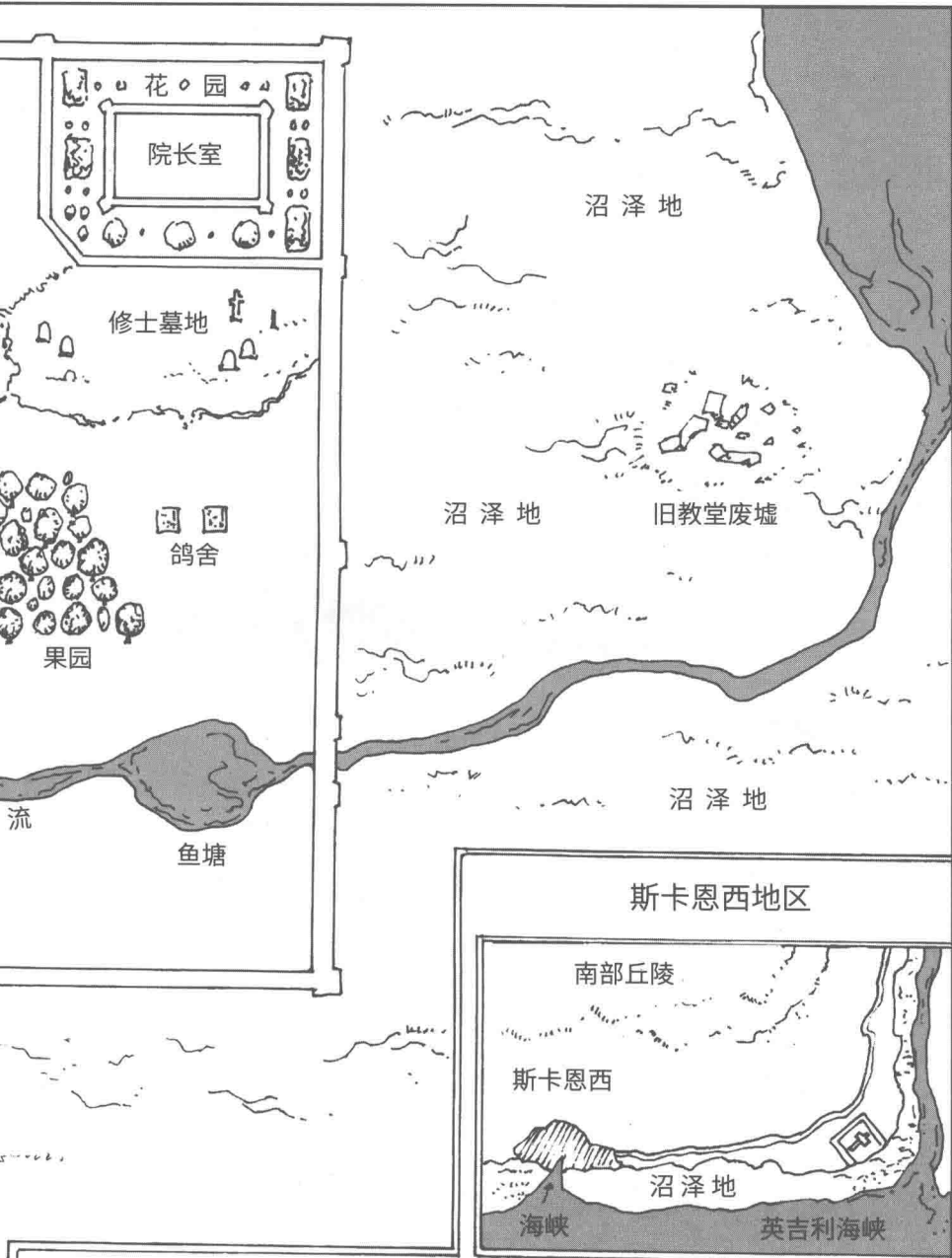
二楼为食堂

4. 一楼为牧师礼堂

二楼为宿舍

5. 医务室

6. 澡堂



斯卡恩西 圣多纳特修道院全图

导 言

我们曾经在许多的文学影视作品中见识过，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因爱上安妮·波琳一怒与结发之妻一刀两断，随即又令新妻步上其后尘的闹剧。这类宫廷八卦无论在古今中外总会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——一个疯狂而危险的国王，六名美丽而短命的王后。

在国内，亨利八世的轶闻为人所知，大多是因为这充满谈资的后宫之变，对于他婚姻背后的、对英国带来至为深远影响的宗教变革却不甚熟知。

时值 1533 年，英国人民将要迎来他们的国王与教皇史无前例的决裂。上溯至四世纪起，以罗马教廷为核心的天主教势力极大，将国家的税收、政治、学校、医院等均纳入管辖范围之内。受此影响，至中世纪后，王权衰微，天主教势力却发展得空前强大。十六世纪初的英国同样也是一个以天主教为主要信仰的国家，但严格来讲，此时的“英国”只是一个地理概念，而非现代意义上的“国家”。王国的外部主权因受罗马教廷的干涉而不完整，内部主权又因封建贵族拥有独立经济权、军事权、司法权而不能正常运行。教会掌握了国内大面积的土地与大量资源，甚至连国王的日常事务也可插手，包括他的婚姻。

此时的亨利八世与西班牙联姻，王后是西班牙公主凯瑟琳。凯瑟琳在政治上颇有才能，同时更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支持者，但对于亨利八世而言，这位王后在长达二十余年的婚姻里先后生下了六个孩子，可除女儿玛丽公主之外全部早夭，子嗣问题令国王颇为不满。另一方面，从外部原因来说，英西舰队海上争霸，亨利八世亦急于摆脱他这位西班牙

王后。

但传统天主教是不允许离婚的，西班牙更贿赂教皇，令亨利八世的离婚动议始终没有得到批准，事态一度陷入了僵局。此时在英国之外，宗教改革运动纷然兴起，不少宗教改革者著书立传，呼吁打破教会的文化垄断，倡导新教思想。

年轻的宫廷女官安妮·波琳——即亨利八世想要迎娶的下一任妻子——积极推动了这一系列运动。波琳试图借改革的势头打破保守的天主教信仰与教皇的压制，于是将威廉·廷代尔的著作《一个基督徒男子所表现的服从》交由亨利八世阅读。在威廉·廷代尔之前，罗马天主教廷不允许私自翻译《圣经》，只认拉丁文版本为正统，廷代尔则是第一位将希腊文和希伯来原文《圣经》译为英文版（未完成）的学者。

书中的宗教改革思潮给了亨利八世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。随后，他逮捕了红衣主教沃尔西并将之关押伦敦塔，沃尔西于次年病死狱中后，国会与教士们接连不断的争执开始了，由一场失败婚姻引发的改革波澜，将亨利的反对者们相继送上了断头台。

1533年，亨利八世抛弃结发之妻，与安妮·波琳举行了婚礼。同年国务大臣托马斯·克伦威尔促成国会通过法案，宣布凡是反对国王离婚的教士都会被指控犯下了藐视王权罪。次年11月，国会再次通过《至尊法案》，强调国王亨利才是英国教会领袖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，至此建立起了以英国国王为首脑的英国教会，推崇新教，并且在这一年开始大量拆除天主教堂和修道院，没收教会财产。厄运从此降临到了英国天主教会头上。

1536年2月，英国议会通过了《解散修道院法案》，规定凡年收入不超过200磅的修道院全部收归国王所有，由国王及其继承人按其意愿动用。

宗教改革运动在英国掀起狂澜，激进的改革引来众怒，信徒们认为国

王这一行为是异端思想，对亨利八世的不满与日俱增，由此引发了不同程度的暴动。

1539年，议会又通过了第二个解散修道院的法案，法案将英国所有的修道院包括附属的医院、庄园等统统收归国王亨利八世及其继承者所有，此后，英国的修道院制度彻底坍塌了。

安妮·波琳借着改革之势登上了王后之位，但在那之后，这位平民王后也难逃一死，1536年5月20日，在安妮·波琳被处死的第二天，亨利八世与前王后生前的侍从女官简·西摩订了婚。

简·西摩却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，她的上台令某些天主教徒再度看到了一线希望，他们希望她能影响亨利，将英国重新带回天主教的正途。但在《至尊法案》《解散修道院法案》的影响下，宗教改革愈演愈烈，近于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，甚至在北部地区引发了民众叛乱，致使朝野震动。但其后多年，几经波折，新教最终仍然站稳了脚跟，成为了英国主要的信仰，更是打破了教皇对世俗国家的控制。

宗教改革为英国民族国家的诞生带来契机，对信奉宗教的西欧国家来说，亨利八世在英国一系列的变革，至今仍是一个深深烙印在历史上的大事件。

英国当代作家C. J. 桑森将目光聚焦于这一冲突激烈的历史时期，为读者带来驼背律师夏雷克系列探案小说《都铎疑云》。桑森本人毕业于伯明翰大学，曾有过多年律师从业经验，其笔下的主角也是一位都铎年代的律师，受皇室指派，进行一系列调查。《都铎疑云》卷一以修道院解散事件作为开端，拉开了都铎背景下一系列惊心动魄的罪案帷幕。

桑森并未描绘已被多次赘述的宫廷风云，而是把笔墨集中于伦敦社会百态，派一名其貌不扬的探案者破获层层谜题。截至目前，《都铎疑云》已在英国出版至第六卷，每一卷的案件均相对独立。作者从律师探案的角度

度来反映都铎王朝世间百态，有意一路写到亨利八世驾崩，伊丽莎白女王继位为止。书中的历史细节精细考究，既是虚构，又显真实，被誉为英国国民级作品。

《都铎疑云》系列的每一本几乎都进入过著名推理小说奖“匕首奖”的入围名单，2005年，桑森凭借该系列荣获“历史匕首奖”，并于2007年再次入围“金匕首奖”。同时连续三年进入“匕首图书馆奖”的入围，这一奖项并非专为某本书设置，而是颁发给该作者所有的作品。

该书于全球售出二十二国版权，并畅销两百万册以上，可见无数读者对本系列的喜爱。本社特引进该系列，以飨读者。

编者

第一章

诏令到达的时候，我正身在萨里，为克伦威尔勋爵办公室出一趟公差。此处一座修道院解散后，其土地被勋爵赏赐给一名国会议员，以作拉拢之用，可是几片林地的地契却失去了踪影。我没费多少力气就查出了地契的下落，事后议员极力邀请我在他家小住几日，我欣然应允。在返回伦敦继续工作之前，能够拥有一段短暂的闲暇，欣赏最后的树叶随风飘堕，是多么惬意的事。斯蒂芬爵士新建了一座比例优美的砖砌华屋，我自告奋勇，要为屋子作画。谁知才绘出草图，信使就骑马赶到了。

这位年轻人从白厅出发，星夜兼程，黎明时分就到达了这里。我认出他是克伦威尔勋爵手下的一名私人信使，心怀忐忑地破开这位首席国务大臣的蜡封，把信拆开来。信是格雷秘书写来的，说勋爵要我立刻赶到威斯敏斯特见他。

乍一想到即将和我的靠山见面、交谈，亲眼看着他坐在那把已经归他所有的权力宝座上，我不禁有些兴奋。过去一年来，我开始感到疲惫，政治、法律、阴谋诡计、勾心斗角，这些统统让人厌倦。更让我忧心的是，克伦威尔这个名字在英格兰全境的风头比国王更甚——传言说，伦敦城里成群结队的乞丐们一听克伦威尔来了，会立马逃得一干二净。还记得当年，我们这群年轻改革者不断在彼此的家中聚会，在餐桌上，我们常常高谈阔论，设想要创造一个怎样的新世界，可如今的世界，和我们当初的构

想南辕北辙。我们曾经对伊拉斯谟^①深信不疑，以为单凭信心和爱心就能填补不同教派之间的鸿沟，可回应我们的却是 1536 年十月的叛乱，日益增多的死刑，还有对修道士土地的疯狂攫取。

今年秋天雨下得少，交通状况很不错。正因为这样，尽管我身有残疾，骑马不能太快，还是在午后到达了萨瑟克。在乡下生活了一月之久，乍一回来，市集的熙攘喧闹和混杂的气味让我身下这四匹名叫“大法官法庭”的老马焦躁不安，我也一样。走近伦敦桥时，我错开眼神不去看那拱门，就在那个地方，众多叛国者的头颅被钉在长长的木桩上，一群海鸥在周围盘旋啄食。我这人一向性情苛刻，就连纵狗逗熊都难以取悦我。

大桥上像往常一样挤满了人，许多商人阶级一身黑衣，为两周前死于产褥热的简王后服丧。桥上有许多楼宇，商贩们忙着从一楼的店铺里搬出货物来。这些房屋就建在河上，离河面如此之近，看着好像会随时翻进水里。楼上的女人们在收衣服，一片乌云正从西面天空飘来，似乎快下雨了。耳边尽是呼朋唤友，说长道短之音，我不禁联想到大树上嘎嘎乱叫的乌鸦，体内的忧郁液^②一下子升了不少。

我叹了口气，提醒自己还有职责在身。多亏了克伦威尔勋爵的提拔，我才得以在三十五岁时拥有一份体面的司法工作和一栋舒适的新房。为他办事就是为改革出力，这在上帝眼中是一种荣誉，正因如此，我一直对他信任不改。这种信任无疑很重要，因为他平日的行动指示都是通过格雷传达给我的，他担任首席国务大臣和代理主教已有两年，在这两年中，我从没见过他。我摇动缰绳，指引“大法官法庭”从游人，商贩，扒手和朝臣

① 德西德里乌斯·伊拉斯谟（Desiderius Erasmus，约 1466—1536），尼德兰哲学家，16 世纪初欧洲人文主义运动主要代表人物。

② 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提出“四体液学说”，认为气质取决于人体内的四种液体，即血液、黏液、黄胆汁、黑胆汁的混合比例，并以何种体液占优势而把人的气质分为多血质、黏液质、胆汁质、抑郁质。

模样的人中间穿过，走进充斥着人生百态、世间万象的伦敦城。



经过路德门山街时，我留意到一个果摊，被摊子上满堆的苹果梨子勾动了饥肠，于是下马买了几个。我拿起一个苹果喂给“大法官法庭”，就在这时，一条小街上的情景引起了我的注意，大约三十个人围在一个小酒馆外面，不知在兴奋地叽咕什么。我怀疑又有某个学徒在一知半解地读完新译的《圣经》后精神错乱，变成了先知。要真是这样，他可要当心巡官找他的麻烦。

人群边上站着一两个穿戴更为体面的人，我认出其中一个是威廉·佩珀，土地没收法院的律师，和他站在一起的是个穿着花哨开衩背心的青年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牵着“大法官法庭”走进鹅卵石铺就的小街，小心地避开满是尿液的污水沟，朝那两人走去。在我走近佩珀的一瞬间，他蓦地转过头来。

“噢，夏雷克！这段日子没见你在法院跑来跑去。你上哪儿去了？”他转头看向同伴，“请允许我向你介绍乔纳森·密特林，他刚刚从律师学院毕业，幸运地被土地没收法院雇用。乔纳森，这位就是马修·夏雷克大人，英格兰法院最睿智的驼背。”

我朝年轻人欠身致意，没有理会佩珀对我身体状况的调侃。不久前，我曾在法庭上让他吃过败仗，口若悬河、舌如利剑的律师一直在等机会复仇呢。

“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我问。

佩珀哈哈一笑。“酒馆里有个女人，宣称有一只来自西印度群岛^①的鸟，这只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。她要把它带出来给大家瞧瞧。”

街面倾斜着伸向酒馆，尽管我身高欠奉，仍然能清楚地看到酒馆门前的情形。一个肥胖的老太婆出现在门口，身上穿着一条沾满油渍的裙子，手里握着一支有三条腿的铁杆。那只我从没见过的怪鸟就站在一根栖木上。它的体形比最大的乌鸦还要大，短短的鸟嘴在尾端弯成可怕的钩状，红金相间的羽毛在肮脏灰暗的街景映衬下显得格外鲜艳，简直要晃花人的眼睛。人群靠得更近了。

“往后退！”老太婆尖着嗓子大叫，“我把塔比瑟带来了，不过你们要是在她周围推来挤去，她是不会开口的！”

有人起哄道：“让我们听它说话！”

“我得收辛苦费！”老太婆觑着脸嚷嚷，“如果你们每人朝塔比瑟脚下扔一法新^②，她就说话！”

“我怀疑这是个骗局。”佩珀语带嘲谑，可还是跟着大家一起用力把硬币投到铁杆底部。老太婆从泥地里捡起所有硬币，这才转身面向鸟儿。“塔比瑟，”她命令着，“说‘上帝拯救亨利国王！哀悼可怜的简王后！’”

这小动物好像根本没听她说话，两只布满鳞片的脚不停地挪来挪去，玻璃似的眼珠死死盯住人群。过了一阵，它冷不防叫出声来，那音调像极了老太婆：“上帝拯救亨利国王！哀悼可怜的简王后！”站在前排的人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，人们不约而同地抬起手臂，慌慌张张画起十字。佩珀吹了个口哨。

① 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，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远航大西洋，发现南、北美洲东南海岸及加勒比海的一些岛屿，误认为是印度。后来意大利探险家亚美利哥·维斯普奇到达南美东海岸后，证明这是一块欧洲人所不知道的“新大陆”。此后，欧洲殖民者就称南、北美洲大陆间的群岛为西印度。

② 法新 (farthing) 为 1961 年前英国通用铜币，面值为 1/4 便士。

“这事儿你怎么看，夏雷克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说不定是骗人的把戏呢。”

“再来一次，”一个人大着胆子叫嚷，“多说一点儿！”

“塔比瑟！说，‘教皇去死！罗马主教去死！’”

“教皇去死！罗马主教去死！上帝拯救亨利国王！”怪鸟张开双翅，引得人们一阵惊叫。我注意到它的翅膀被残忍地剪去了一半，也许永远不能飞翔了。鸟儿把钩子似的嘴埋在胸前，开始梳理羽毛。

“明天请到圣保罗教堂前的台阶来，”老太婆大喊，“能听更多！请你们告诉每一个人，你们知道塔比瑟，这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会说话的鸟儿，明天十二点会到那里表演！它是从秘鲁来的，那儿的丛林里有一座巨大的鸟巢城市，成百上千只像塔比瑟一样的鸟儿都坐在城里聊天呢！”她不住地说着，间或停下来捡拾先前漏掉的硬币，说完这番话，老太婆拿起栖木走进酒馆，鸟儿拼命鼓动残破的翅膀来保持平衡。

人群吵吵嚷嚷地散开了。我牵起“大法官法庭”往回走，佩珀和他朋友跟在我旁边。

佩珀一向傲慢，这回竟谦虚起来：“我听过不少西班牙属秘鲁的奇闻轶事。我一直以为你不会相信西印度神话，除非是和圣母玛利亚有关的！”

“这是骗人的把戏！”我说，“你没看见那只鸟的眼睛吗？毫无智慧可言。还有它停止说话梳理羽毛的样子也很可疑。”

“可它说话了，先生，”密特林说，“是我们亲耳所闻。”

“说话和理解话语的意义是两回事。假设这只鸟仅仅是用把话重复一遍的方式来回应老太婆，就和狗听到主人的呼唤跑过去一样呢？我听说松鸦也有类似的本领。”

说话间，我们走到了街口。佩珀咧嘴一笑。

“啊哈，你说得也有道理，教堂牧师用拉丁语布道的时候，人们也不用听懂就能做出回应呢。”

我耸了耸肩。我不习惯对拉丁语弥撒做出抱怨，也不打算陷入宗教讨论中去。

我鞠了一躬。“哎呀，恐怕我必须得先走一步了。我和克伦威尔勋爵约在威斯敏斯特宫见面。”

年轻人一脸惊讶，佩珀则佯装镇定，我爬上“大法官法庭”的背，冷笑着调转马头，走入熙熙攘攘的人潮。在上帝创造的万物中，律师是最饶舌的一种，不过让佩珀传闲话，叫整个法院知道首席国务大臣私下召见过我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但我的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，经过舰队街时，豆大的雨点开始砸落到尘土飞扬的街面上，待我走到坦普尔栅门下时，雨下得更急了，狂风夹着雨点打在我的脸上。我拉起兜帽紧紧拢住，打马冲进暴风雨中。



到达威斯敏斯特宫时，雨势已转作倾盆，雨水像洪流般扑向我。几个路过的骑马人也像我一样在外套里缩成一团，我们彼此大喊，都说自己浑身湿透了。

自从国王几年前搬到位于白厅的新宫殿，威斯敏斯特宫就被王室弃置了，如今主要用于法庭办公。佩珀所在的土地没收法院是个新增机构，主要用于处理一年前被解散的小修道院的财产。克伦威尔勋爵和他日渐庞大的随行官员队伍的办公室也设在这里，这让此地格外拥挤。

庭院里往日总是聚集着一大群身穿黑袍、为羊皮纸上的内容争辩不休的律师，政府官员们则喜欢在僻静的角落里争论或者密谋，可是今天这场大雨把所有人都赶进了屋子，庭院几乎空了。只有几个衣着寒酸的人在土地没收法院门口挤作一团，浑身都湿透了。他们从前是被解散修道院的修士，来这里恳求法院依照法案的约定，把他们转入其他修道院。当值的官员一定到别处去了——说不定就是密特林先生。一个面容高傲的老者仍然

一身西多会修士打扮，雨水从他的蒙头斗篷上不断滴落。穿着这样的衣服出现在克伦威尔勋爵办公室附近，对他绝对没有半点儿好处。

前修士们大多畏畏缩缩，可是这几个人却以一种十分惊恐的表情盯住不远处的几个搬运工：他们正从两架大马车上卸下东西，靠墙堆起来，不时因为雨水滴进眼睛和嘴巴里而骂骂咧咧。乍看之下，我还以为他们是在替各个法院运柴火，等我停住“大法官法庭”后，才看清他们运的不是柴火，而是玻璃盖匣子、木头和石膏做成的雕像，还有精雕细刻的木制大十字架。这些一定是从被解散修道院搜来的圣物和圣像，它们曾经被我们所有人笃信崇奉，如今却遭到了宗教改革的打压，被人移出圣坛，堆放在瓢泼大雨中，彻底剥落掉神圣的光环。我强压住心中的一丝怜悯，朝那几个修士冷冷点了下头，驱使“大法官法庭”穿过内拱门。



在马厩里，我用马夫给我的毛巾尽可能地擦干了身子，这才走进宫中。我向守卫亮出克伦威尔勋爵的信，他立刻领我离开公共区域，进入迷宫般的内走廊。他把擦得锃亮的长矛竖得老高。

他引我穿过一扇大门，和寻常大门不同，这扇门多出了两个守卫，进门之后，我发现自己来到了一间狭长的大厅，在高处燃烧的蜡烛照亮了整个房间。这里从前是间宴会厅，如今从头至尾摆满了成排的桌子，一身黑衣的书记员们正坐在桌前筛选堆积如山的信件。一个书记员小跑着奔向我，他身材矮胖，手指黑黑的，那是经年累月的墨迹。

“夏雷克先生？您来得真早！”他怎么会认识我？我有些奇怪，但转念一想就明白了，一定有人预先告诉他来访者是个驼背。

“天气很不错……直到刚才为止。”我低头看看腿上湿淋淋的长筒袜。

“代理主教吩咐过我，您一到就带您进去。”

他领着我穿过大厅，途经那些把信件翻得沙沙响的书记员，我们走动

时带起的风吹得桌上的烛火摇曳不定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我的主人已然织就了一张多么庞大的控制网：国教委员和地方长官皆有各自的情报网，所有与怨愤和叛乱有关的流言，他们都依命上报；每个流言都要严格依法调查，惩罚一年比一年严酷。反抗宗教改革的叛乱已经发生过一次，下一次也许会倾覆这个王国。

书记员在大厅尽头的一扇大门前停住了。他示意我止步，敲门走进去，深深鞠了一躬。

“大人，夏雷克先生到了。”



和前厅相比，克伦威尔勋爵的房间有些昏暗，桌上只摆着一支小烛台，烛焰孤零零地映照着这个阴沉的午后。身居显位的官员们大都喜欢在墙壁上装饰最富丽的织锦，但他的办公室里例外，只有一排排直顶到天花板的壁柜，这些壁柜被分成几百个小抽屉。到处都是桌子和小柜子，上面摆满了报告和名单。宽大的壁炉里燃着一根粗大的圆木，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。

我起初根本看不见人，随后才慢慢辨认出他健壮的轮廓。他站在房间尽头的一张桌子边，托起一只匣子查看里面的东西，眉头皱起，一副轻蔑的神气，两片薄唇组成的阔嘴此刻正往下压，悬在突起的下巴上。他紧闭的嘴唇让我联想到一个巨大的陷阱，也许在某一时刻，他会突然张开大嘴，轻轻松松就把某个活物囫囵下肚。他瞥见了，脸上的表情立刻像变戏法般改了样，笑得亲切友善，还扬起一只手来打招呼。我尽力把腰弯到最低，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大礼，长时间骑马造成的僵硬感让我难受得全身抽搐。

“马修，到这边来。”低沉冷厉的声音发出了邀请，“你在克里登干得非常好，我很高兴看到布莱克·格兰奇事件画上句号。”